



西藏佛教發展史

鄭金德

(續完)

皇室的擴張佛教，不久便引起貴族的敵意，貴族們聯合本教僧侶共同抵制佛教的發展。西元 740—741 年，瘟疫橫行藏地，閃電打擊皇宮，水災浸蝕農作物，所有這些不幸被認為都是本教精靈 (Bon spirits) 不喜歡佛教侵入藏土的藉口。擁護本教這一邊的人更藉口說貴族將要掀起反抗佛教的運動。雖然國王擁護佛教，但因國內貴族們的群起反對，所以，不得不將此事請教寂護 (Santarakshita)——當時一位印度在藏的法師。寂護推介另一位印度著名的秘教法師蓮華生 (Padmasambhava) 入藏來降服精靈作怪，時為西元 747 年。

蓮華生年幼時便被印度西北部的烏仗那國 (Udyana, 今巴基斯坦北部) 王所收養，長大後蓮華生對於繼承王位並不感興趣，於是出家為僧。他專攻秘教，並學得所有各教派的教義及其有關的神秘力量。入藏後，他施以法力，降服本教精靈，精靈發誓歸順蓮華生。他在藏期間 (約十八個月)，曾建立三耶寺 (Samye)。此寺離拉薩約三十哩路。

蓮華生之降服當地精靈，可以解釋為佛教對付西藏本土宗教的勝利。但雙方 (本教與佛教的擁護者) 並沒有永久性的和平，他們之間的敵對態度隨時困窘著佛教的發展，已如上述。此時期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三耶寺，住持為寂護。在寂護住持期間，有藏僧七人接受具足戒，並極力邀請印度高僧來藏主持翻譯 (梵文譯成藏文) 經典，更積極訓練有能力的西藏年青人，為

宣揚佛教而努力。因為蓮華生是個秘教法師，所以在三耶寺特別加強秘教訓練。

除此之外，在第八世紀時，也有一些中國僧侶來藏積極參與譯經工作。這些僧侶中，主要是禪師，他們是隨公主來到西藏的。在第八世紀末葉，這些中國僧侶會和寂護的徒弟們，由蓮華戒 (Kamalsila) 當主持人，在藏王面前舉行辯論。中國代表以大乘和尚為主，主張達到佛位並不是漸悟的，是可由直觀而開悟；蓮華戒則主張漸悟，逐步高升，才能到達開悟的境界。印度僧侶也出席這場辯論大會，但都支持蓮華戒的看法，於是中國僧侶遂被逐出西藏。中國僧侶辯論的失敗，對於西藏佛教的發展，意義至大，因為這樣使西藏佛教具有印度的色彩，而不具有中國佛教 (禪宗) 的色彩。

除了秘教之外，中觀思想體系，也由寂護和蓮華戒等人引進藏土，這些都是佛教非常主要的思想體系。為了減少抵抗，本教的信仰也准許存在。這樣一來西藏佛教便成為秘教、大乘佛教和本教 (Bonism) 的混合物了。

在第九世紀初葉，徠巴瞻王 (King Ral-pa-can) 統治期間 (西元 817-836) 年，大宏佛教，他努力把西藏的譯經工作成為制度化 and 系統化。原來西藏佛教經典有來自梵文、漢文、中亞語文等，翻譯的用辭不統一，並有很多錯誤。徠巴瞻王則召集印度和西藏學者組成一個譯經委員會，用嚴謹的態度，統一佛教用語，做出有效的改進，使後來的譯經工作有所遵循的路線。除了改進佛教文學之外，國王還下令七個家庭共同供養一個和尚，和尚

被任命公職，貴族也被要求信奉佛教。

徠巴瞻王之提倡佛法，却引起了貴族的強烈反對，遂設法殺害國王，造成一個反佛教統治的結果。王弟朗達磨（Long-dar-ma）統治期間（西元 836—842 年），用盡心思去破壞佛法，嚴禁譯經，廢除寺院，毀去佛像，甚至殺害僧侶。但朗達磨不久乃被一狂熱的僧侶吉祥金剛（Palgyi Dorje）所暗殺。吉祥金剛之所以要暗殺朗達磨，是要阻止朗達磨做出更多破壞佛教的舉動。但朗達磨的親信從此益加遷怒僧侶，大肆捕殺，西藏文化被摧殘殆盡，從此佛教元氣大衰，爭亂不絕，遂成西藏前後有百餘年的「黑暗時代」。

好在一些西藏僧侶設法逃出西藏到中國及印度邊界處逃難，等到情況較好時，這些僧侶才返藏地，繼續西藏佛法於不墮，但是元氣大損，直到西元十一世紀初期，亦即印度秘教高僧阿提沙（Atisha）被邀請入藏（西元 1042 年）後，新的佛教史才步入另一個局面。

四、西藏佛教各派的成立

直到西元 1053 年阿提沙去逝為止，他一直都在藏土積極復興佛教。從他奠定基礎以後，西藏佛教的擴展神速。他在西藏期間馬不停蹄地到處講學、譯經、建廟。

西元十一世紀，西藏最著名的高僧之一是馬爾巴（Marpa），被認為是菩薩，他娶妻並聚財富，秘教工夫很深。馬爾巴的高徒中有一位名叫密勒日巴（Milarepa, 1040—1123）為最有名。密勒日巴七歲時父親去逝，財產則交託給他的叔父看管。豈知密勒日巴的叔父後來竟不歸還財產，而且把密勒日巴本人、密勒日巴的妹妹及母親一家人趕出去。密勒日巴則存心報復。經過嚴格修行訓練，密勒日巴變成一個男巫，並趁他叔父為他的兒子娶妻之際，實施黑魔術（Black magic），使屋頂塌下，全屋子的人皆死去。報復過後，密勒日巴決心痛改前非，努力修行。就在此時找到馬爾巴，並拜之為師。馬爾巴為考驗密勒日巴的偉大潛力，乃使用最痛苦的事去折磨他，如叫他蓋房子，蓋好了又要他拆掉

等。秘教修行成功之後，密勒日巴曾返鄉，但發現他的家房子已倒，母親已經去逝，只留下白骨一堆，妹妹也不知去處，在天涯茫茫之際，密勒日巴決定隱遁山林。後來他的妹妹找到他，當時他像個乞丐，衣衫襤褸，他的妹妹一再勸他回到人間來，但此時密勒日巴內心澄澈，不為所動。他樂意過著禪定、苦行的生活，並吟詩歌唱，表現超絕的喜悅。「密勒日巴十萬歌集」（The 100,000 Songs of Milarepa）就是這樣得來的。

經過阿提沙、馬爾巴、密勒日巴及其他高僧的努力，西元十一世紀的西藏，對佛教引起了極高的興趣，大型的寺院被建造起來，各學派也都建立傳承體系。貴族們也逐漸知道寺院的力量和權威，紛紛的著上僧袍，其中有很多人成為大寺院的住持。但直到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出現在歷史舞台之前，寺院之間也曾出現過你爭我奪的場面。

五、薩迦寺（Sa-skya Monastery）

薩迦寺，是由藏僧名叫多羅密（Drok-mi）的高徒袞曲爵保（Kon-chog-syal-po）於 1034 年所創。多羅密是與阿提沙同一時代的人物，曾在超戒寺研讀秘教八年。薩迦派在西元十二到十三世紀之際，高僧雲集，擁有權力，繁華一時。此派僧侶可以結婚，父子（或叔姪）相繼傳承系統。

薩迦寺的著名住持薩般（Sa-pan, 1182—1251），他是個有學問的高僧，精通梵文，被認為是文殊（師利）菩薩（Bodhisattva Manjuri）的轉世。西元 1239 年，蒙古大軍在庫騰（Godan）可汗指揮下，大軍南下，進逼拉薩，西藏方面派薩般前往交涉，會議在中國蘭州舉行。西藏歷史家主張這位蒙古將領生病，並由薩般治好之後，對佛教感興趣，但也許是由於庫騰可汗看到薩般口中唸咒的奇妙神力所驚訝，而轉移對佛教的崇拜；薩般並寫信給西藏當局，贊美蒙古可汗，稱之為「深愛佛法的菩薩」。蒙古則任命薩般在西藏替蒙古執行政令，薩般傳位給他的姪兒八思巴（Phags-pa），仍由蒙古確認他代為統領西藏的最高權威。因此，薩迦派在西藏就變成了宗教及世俗的領導地位，政教合一也從

此而奠定。

蒙古帝國安排這種方式，非常巧妙，因為這樣蒙古便不必派遣軍隊駐紮西藏，也照樣能控制西藏。但權力全由薩迦派一手包辦，却引起了其他各派的不滿，其他各派最後竟拒絕服從命令，但反對勢力却被蒙古軍力所撲滅。當蒙古帝國在中國政治舞台消失後，薩迦派的權力，也隨著冰消瓦解。中國明朝得勢後，與西藏保持友善，不僅承認薩迦派也承認其他各派的合法地位。

西元十四世紀，各派互爭長短，以便取得全藏的領導權。因為世俗欲念加深，宗教修行鬆弛，和尚沉溺於醇酒和女人。宗喀巴（Tsong-kha-pa, 1357 - 1419）的宗教改革運動及其所領導的格魯派（Ge-luys-pa）便應運而生。

六、格魯派與達賴喇嘛

宗喀巴生於西藏東北部，七歲入寺成沙彌，十六歲遍覽全書，如龍樹中觀系統、因明學、般若哲學、阿毘達磨（Abhidharma）及戒律等皆有狩獵。尤其研讀戒律後，深感西藏佛教極需改革一番。二十五歲受具足戒，成為法師，所著：「菩提道次第」（Steps to Enlightenment, 1403）非常有名。

宗喀巴的學問好，又過著清淨的宗教生活，不久徒弟雲集，因而形成一大教派即格魯派。1409年建寺院於甘丹寺（Gah-dan），1419年又建哲蚌寺（dras-spung），1419年又建色拉寺（Se-ra）。宗喀巴主張獨身主義，禁飲酒、吃肉，嚴格的寺院紀律。他並做了一些秘教儀式的改進工作。

西元1419年，宗喀巴去逝後，領導權則傳其大弟子。第三世紀的根敦珠巴（Ge-den-grub-pa）是宗喀巴的姪兒，於1438年即位，從他起便創有轉世（reincarnation）之說，迄今相承不絕。根敦珠巴是第一世大喇嘛。

格魯派的順利發展，引起了古老派的反對，尤其是較有權力的寧瑪派（rNying-ma-pa），因此格魯派則四處尋求支持。

1578年，第三世大喇嘛（1543 - 1588）到蒙古朝廷，不僅宣教，而且磋商聯盟關係。蒙古朝廷賜與珍寶稀品，可汗並賜「

達賴喇嘛（Dalai Lama）（達賴意即大海，喇嘛意即上師之意）尊號，因此我們知道達賴喇嘛是蒙古賜與第三世大喇嘛的寶號，從此沿用下來，歷代不絕。

第五世達賴喇嘛（1617 - 1682）面對著藏地寧瑪派的反對勢力，因壓力愈來愈大，因此達賴五世請求蒙古可汗派兵援助，時為1641年。收平反對勢力後，第五世達賴喇嘛便成為全藏的宗教和世俗領袖，並有西藏王的雅稱。蒙藏兩國是供養者與僧侶的關係，供養者支持僧侶的宗教地位，而僧侶則支持供養者的世俗地位，就字面來分析，雙方分不出上下優劣，只是平等互惠的關係。

達賴五世是個英明之主，集全藏宗教與世俗領袖於一身，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流亡到印度達拉姆薩拉（Dharamsala）組成流亡政府，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是西藏人心目中的宗教和世俗領袖。

七、西藏佛教西傳

蓮華生大師曾經預言：「……當鐵鳥飛起的時候，……西藏人像螞蟻一樣，……將佛法帶到紅人居住的土地上。」

1959年中共佔領西藏之後，西藏佛教四大派：達賴喇嘛十四世領導下的格魯派，卡瑪巴（Gyalwa Karmapa）領導下的迦舉派（Kargyudpa），敦珠（Dudjar）領導下的寧瑪派，特利稱（Trichen）領導下的薩迦派（Sakyapa）均能順利逃出西藏，安全抵達印度再使西藏佛教傳播到世界各地。

達賴喇嘛不斷地以西藏政治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亞洲（蒙古、日本）歐洲（包括蘇俄）及美國（1979年九月）、加拿大（1980年十月）世界各地也普遍設有該派的坐禪中心。

卡瑪巴曾於一九七七年訪問英國、法國，並三次訪美（一九七四、七七、八〇），加拿大、亞洲（菲律賓、馬來西亞）。他在錫金、印度（新德里）及美國均擁有寺院。迦舉派的巨人創巴（Chogyam Trungpa）更在美國各地建立很多道場，大力宣揚坐禪技術。在英國，此派也設立不少的坐禪中心。（下轉第15頁）

灌頂私記法華玄義，初分得十卷。

止觀，初分得十卷。（方希聽畢其首尾會，智者涅槃。）

由上述世家行事，可以概見智者實踐聖道的聖格。而上舉著述，皆表現智者聖仁實踐的教觀。這個教觀源於禪尊一代聖教。它以法華經為宗極，以涅槃經重之，以龍樹大智度論為緯，以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一偈為三法而開三觀，成三智，照三諦，顯三語，歸三趣而織成妙行的千古妙文。它對於後世影響所及的區域，雖因我國的國勢向來孤立，而現代又一直不能振作，故而不如黑格爾哲學那麼廣，但是也使智者開創了一代宗風，一直到現代還沒絕跡，而且傳至日本，開出了日蓮等宗。此外則華嚴的四法界、三觀和六相十玄門也都受到了它的絕大影響。它教化了千千萬萬的有情。它已經，也正在，而且將來還要廣汎而深入地化被全世界的人們，乃至十方三世的衆生。它是聖道實踐的，他歸宗於合道德與宗教而為一的聖教。因而不曾發生像黑格爾那樣歸宗「霸道之衝動」的哲學所生的一切壞影響。它雖然也注重精神升進的過程，但那是純內在的而不是現實歷史的，所以它雖然不能影響及文化人類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但是也不致助成達爾文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它雖然也隆受帝王所師法，但由於它是道德宗教實踐的修身明德、明心見性之學，所以它便不以黑格爾日爾曼民族精神為崇高之民族我慢狂那樣影響法西斯與由普遍共產主義一變而為變態大斯夫主義之唯我獨尊的壞影響。它的演說者雖也入世化衆不休，但其心總在幽愉山水。灌頂說：

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閒遊。若吟歎曰：「雖在人間，勿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澄神自然，豈不樂哉！」

而黑格爾則熱中世道，對政治竟躍躍欲試。故而他只正帝王之德而不像黑格爾那樣對政治作觀念的播弄。（彼於其歷史哲學中有謂理性只使其狡計讓那些雄豪武勇去推動政治，推動歷史，而自己則只隱藏在後面作觀念的播弄。）因而也不會像黑格爾一樣助成馬列主義，闖下人類文化亘古未有的大禍害。它雖然也同樣用

三讚圓融的辯證理則以貫串宇宙構成要素的十範疇，但是並沒有製造一套死板的範疇譜表，同時又把這個表去譜人類的歷史和思想史以成一死套而顯其三諦進行時缺少與多出的弊竇，因而它全是活生生地而一無死物。是故我們雖極為敬佩黑格爾識高膽大，學究天人，系統駭博，但是我們仍不能歸宗。我們寧悅智者學。我們想只有把黑格爾所說的那種客觀化了的歷史上的矛盾仍舊收到個人內心裏而來以內自訟，使世界的每個人的自心先進入大涅槃之後，人類社會才有和平。是故在這「道術為天下裂」世界為人心裂，主義裂以形成人類文化與政治空前未有的岌岌之秋，我們希望酷愛和平、民主、自由的人們先歸於道德宗教的實踐以明德修身，因為明德修身是一切的根本，因為明德修身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出現。

全文到此完結。其行文雖極冗長，但內容極多掛漏，是故它既不精警，又不周備，乃至不少舛訛，敬祈讀者大德賜正。

（完）

卍 卍 卍 卍

（上接第22頁 西藏佛教發展史）

敦珠常訪問歐洲，尤其是英國；曾到香港（一九七二）；亦來美多次。寧瑪派大將塔高（Tarthang），在美國柏克利（Berkeley）建立寧瑪坐禪中心及寧瑪佛學研究所，積極推動此派的佛法。

特利稱曾訪問過英國（1978）等地。英美各國亦設有此派的坐禪中心。孔嘉喇嘛（Lama Kunga）在加州（Kensington）創立一個頗有名氣的道場。

所以說廿世紀下半葉，西藏佛教傳播到歐美各國，廣受歡迎；從此以後，西藏佛法並不局限於「雪國」地區了。

（完）